

腊八,顾名思义,腊月初八,又称腊日。农历十二月,最常见的称呼是腊月。在古籍中,“腊”常见的有三种解释:腊者,接也,新旧交替的意思;腊者,猎也,“猎将猎向城南隅,腊日射杀千羊狐”,腊日打猎的记载颇多;腊者,祭也,用肉类祭祖祭神。确实,各有道理,都说出了“腊”的重要内容,究竟谁先后,就见仁见智了。给我们普通人的感受是,这个月寒冷而干燥,适合将新鲜的肉类制作成更有利于保存的腊味,并且首先用于祭祀:“异代丹青在,千年祭祀同。”岁末年终,最重要的事情是祭祀祖先和鬼神。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是中国人道德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

说到腊味,黄澄澄的腊肉是我的乡愁。在我们老家大别山区,几乎所有的肉类都可以腌制腊味。鸡鸭鱼肉,当然很普遍。最有特点的还是猪头、猪肝、猪肠,也可以制作成腊味。还有一种家禽,是鹅和鸭子的杂交,方言念“léng”,我不知道字怎么写。请教大家,有人说是“墩”,有人说是“鸯”——都不甚妥帖。这家伙叫

小箍桶是老箍桶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六个子女,其余五个都是姑娘。女木匠凤毛麟角,圆作木匠——也就是箍桶匠——更是闻所未闻。女人家张臂推刨、抬腿拉锯,成何体统!圆作活常做出门,就是上别人家里修饭桶、水桶、浴桶、脚桶和马桶。冷天遮掩得体,过得去,热天嘎衣单,好多动作人前使不得。老箍桶没得选,唯一的儿子成了小箍桶。

小箍桶长得像娘,小少爷,十二岁得肾病,碍了发育期,背影如童。力量不行活来。圆作活本就是巧活儿,带弧的板块儿越精准拼接越省力,板与板细作如孪生,毫厘不差,方能严丝合缝。

小箍桶不是一点气力没有,也有,在指上,在臂膀上,不比别人弱。小箍桶的强项是眼线精准,尺在心里,把得住寸毫,这一点甚至强过老箍桶。老箍桶的眼力不行了,小箍桶正当时。爷俩做出门时,东家都看小箍桶有没有跟着。小箍桶的活计比老箍桶还地道。小箍桶箍的桶“靠驳”(浦东话意“靠谱”),绝不会再出现渗水。小箍桶会刻雕会上漆,让他整的桶都能翻旧如新。

有一天小箍桶跟老箍桶说,爷,我想办个厂,再开个店铺。老箍桶说,人家都用铝桶、塑料桶了,马桶也不用了,你办厂,还开店?小箍桶心里有底,说有替代不了的,只要东西好,就有人要。

厂办起来了,店没开,因为有人包销,内销,外销。

木桶里的饭香,木桶里的酒香,木桶里沐浴通体香。木桶大有可为。尤其酿那红酒,非橡木桶不可。

“冬日吕四行”是施作家建立的微信群,建群时间距离吕四行还有两周,和别的旅游采风不同,这次吕四行,让我心怀感激,期待中有些激动。

很多年前,我就读的长兴岛上的潘石中学和供销社一墙之隔,放学后,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供销社仓库边的雨棚下,这里是公社运输社的船老大们休息的地方。船老大们讲的故事里,经常提到的一个地名是吕四。久之,吕四给人的感觉是,冬天特别寒冷,一顿不能喝几大碗崇明米酒的人,是当不了船家去不了吕四的;一年四季,去吕四的航路上总会有风暴大浪,没有折断过桅杆,扯破过篷帆,一定不能算作去过吕四,就不能被称为“撑船人”。

这是我记忆中吕四最初印象。

吕四在长江入海口的北端,陆地上距离上海只有70公里,作为县级市启东下辖的一个镇,全称吕四镇。吕四港是一个河口,宽不足百丈,但今天吕四港是一个产业园区的概念,定位渔货集散地。传说因为吕洞宾来过这里四次,因此得名“吕四”。

时值大雪

腊八,丰年留客足鸡豚

韩可胜

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吃,尤其适合做成腊味。多少年后,念及此,一直觉得腊月是最可爱的月份。不仅仅是我,很多人都把儿时对吃的记忆烙在了心灵深处。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写这首《游山西村》时,是在他的故乡绍兴赋闲。这首诗最著名的句子,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正是因为有处丰年,有腊酒,有鸡豚,有淳朴的农家留客,才让诗人充分享受到山重水复之美。山西村,或称西村,是邻村,陆游拄着拐杖经常就走到了。《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写道:“腊月风和意已春,时因散策过吾邻。”“散策”与“拄杖无时夜叩门”中的“拄杖”是同一个意思。各地腊味制作的方法不一

致,但大多离不开腌、熏、晒三个核心环节,怎么着也要十天半个月以上。所以腊八,腊月初八,腊味还在制作之中,大概率吃不到新鲜的腊味。腊八的特色食品是腊八粥。早在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就记载:“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腊八粥的兴盛与寺庙有关,所以叫“佛粥”。陆游说:“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清代诗人王季珠《腊八粥》一诗,就写了寺庙僧人团聚、熬粥而饮的景象:“开锅便喜百蔬香,差糝清盐不费糖。团坐朝阳同一啜,大家存有热心肠。”

腊八粥由哪些原料制成?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糯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可以想象,这样粗细搭配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



小箍桶

詹超音

三哥那枚贴身的名片

丁 汀

三哥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87岁了。岁月匆匆,三哥离世虽已十一年了,但他那“老顽童”般的趣事、浓烈的恋沪情结却难以让我从记忆中抹去。

那是2012年数九寒天一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半光景,我照例去周庄小院。小车刚驶入外环线入口,手机突然连续响起,适逢“安全岛”,停车看手机屏,一条“010”当头的号码出现在眼前。拨通回电,操着京腔的对方冲口第一句便问:“您是丁志富的谁?”我脱口而出:“是他弟弟呀。”“您确定?”京腔再次发问。

接着,一个令我猝不及防的噩耗传来,上午7点40分左右,三哥在公园晨练时猝死,东燕郊的警察要求我立刻提供三哥在京城亲人的联系方式。后来我才知道,三哥晨练没带任何证件,唯独在裤子的表袋里藏有一张早年我在《市容建设报》当记者的名片,幸亏手机号码一锤定“号”至今未变。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出生的那年,18岁的三哥就离开上海去了北京机械学院求学,后来在京城地质仪器研究所下属的一个工厂操作“车钳刨”。或许是宁波人海鲜吃得多的缘故,三哥的脑子特灵活,年轻时就被严苛的父亲嗔笑为“三滑头”(家里排行老三),他做出来的“生活”就是比北方人精准灵光,不仅常常受到厂领导表扬,还光荣入了党。

退休后,闲不住的三哥在家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开起了老本行的小作坊,画图纸、谈生意,重操

业。满港湾模糊的船影里,我仿佛看到了长兴岛来的船,也是这样在静静地等待卸船,等待装货。

依据导航我们找到了交易市场,进入大门才感到这个市场的巨大,都是室内现代化的冷库,门口带批发的生意。今天可能因为雾而缺少了客户,整个市场里就我们十几个参观者。再次回到广场上,迷雾中看手机定位,我们已经站在了黄海的边沿,雾气里闻到海的咸味,却看不到海。

吕四的雾很美,这是清洁的水汽的凝聚,洁白又清凉,雾里,自有广阔无限的想象,给人的感受是独特的,而近在眼前的人,又是那样亲切。就此,我们离开吕四的时候没有一点遗憾。路上,我们猜测,吕洞宾这样对于中国道教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名人,放在别的地方,一定会建成恢宏的吕祖阁或道观,让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接踵而至。但是,吕四没有这样做,看得出,他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渔港和鱼货交易的建设上,显然,这样的执着和定力里,有全局视野里的民生,有这一代吕四人爱港爱渔爱吕四的心结。

车钳刨,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乐此不疲。其实,小作坊赚不到啥大钱,只是圆了他想当个“小老板”的梦,而这个梦的动力,令所有在京的亲人闻之惊诧:积累一笔财富,回到阔别40多年的上海,租间房,开个卖“古玩”的铺子。而且还有了具体的落脚点:离老家打浦桥不远的大木桥路古玩市场。

为了心底那个梦牵魂绕的坐标,三哥研读了不少古玩的书刊,“捡漏”的水平像煞愈发老到。2010年5月,三哥一家来上海看“世博会”时正式向我透露了想来上海古玩市场摆个铺位,以度“叶落归根”之余生。我虽然理解三哥的梦,但也明白此举并非易事:这牵涉到一个家庭的迁徙。其间,三嫂没少给我诉说三哥海淘那些“破瓶烂罐时赔账也要买回那些贗品”的糗事,希望借我之力阻止三哥的癖好。久居京城的三嫂不愿来上海,曾一度以“分道扬镳”相劝。

树干,如一条柱石。立起。树枝,似横斜铸铁。散开。抚摸,总是抚摸,感觉大树砖石一般地凉,还有沉重。总想,将自己一双渐渐变嫩的手,重新生长为猛禽鹰隼的利爪。

小屋,屋前屋后种满了绿油油的蔬菜,吵狗四处乱叫,几个围坐喝茶的老人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我反而觉得安全了。

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我们以为自己学习了很多知识,以为现代科技会统领一切。其实对这个世界了解还是一知半解,高科技也有错误的环节。我们做事总是按照计划进行,所谓有备无患,那必定是在一个你自己设计好的“安全茧”里。可是,有时候因为平凡,因为是为大多数碌碌无为中的一分子,因为感到人生的迷茫,你就会想跳出自己的这个“茧”,让自己坚强一回,探索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外面的世界太无奈”。也许有人探索了一下又缩回自己的安全地,也许有人狠狠心就此走了出去。

我想,当我行动的时候,我就是坚强的,不甘平凡的,给我的2023年添上注脚:欢欣的,流泪的,感动的,害怕的,震撼的,一路繁花,一路少年!

时至2012年深秋,当三哥得知我在周庄古镇租了个小院之后,迅即萌动了将他的数百件“文物宝贝”移到小院展陈的想法,甚至还咨询了运输的单位和办法。鉴于手足胞兄之求,我答应了,并开始设想具体落实……正当我还在装修小院之际,却传来了三哥猝然离世的噩耗。

我至今感慨三哥那张熨帖着多年体温的名片,

当年历翻过2023年,进入2024年,倘若回首,朋友们都会说:“去年看到你,一直在外面旅游的路上,开心啊!”被工作、生活拖累的人们,总会有一丝羡慕的口气,有一种“我想出去散散心”的憧憬。

生活都是每个人自己选择的,有所得也必有所舍。我经常独自一人任在外,进行了一场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是需要具备一颗坚强又坚定的内心。

个人自驾有时候很快乐,比如我在齐齐哈尔南站租了一天的车开往扎龙自然保护区看成群的丹顶鹤在大片的湿地上徜徉、飞翔,回程途中车入音乐大道,自动播放着歌曲,经过无人车的乡间道路,两旁树木哗哗地过,蓝天白云作背景,一种无名的自由感令我情不自禁地开嗓高歌,仿佛放飞到了世界的彼岸。

也有惊恐万分时。比如在重庆东南的黔江,亲眼去目睹658米长的濯水风雨廊桥,拍摄了白天和夜晚两种不同时光的景色。心满意足,第二天准备去官渡峡看一看。用不同的方式查了几次路线,高德地图这里显示的都是同一个导航,认为确定无误了,就跟着导航走了。

车开到一半路程,就有点奇怪了:我被带到一段正在修路的国道,这几乎不能算是路了,到处坑坑洼洼,泥浆四溅,而我租的车不是SUV,底盘很低,怕弄坏车,一路速度极慢,到了上坡才加点油门。好不容易出了烂路,结果高德带我拐进了



七彩梯田飞白马(摄影)孙平

了向山上爬行的狭窄崎岖的小路。很多山路只容一辆车行驶,我就在想对面来车怎么办?最可怕的是,山路没有护栏,上山坡度大弯度大,Z形路屡见不鲜,U形小山路看得我已小命不保的感觉,一下也上不去,得来回折腾好几下,开得我怀疑人生,还能不能回去?为了壮胆,我一路开着音乐,随机播放流行歌曲。

心里抖抖霍霍,一听到毛不易在“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时,泪光点点泛起。我的心随着歌声荡漾起伏,忽觉前半辈子已消失在山中,余生仍在漫无目的地寻找,心有戚戚焉。导航最终把我带到山顶一个农家,低矮的茅草

小屋,屋前屋后种满了绿油油的蔬菜,吵狗四处乱叫,几个围坐喝茶的老人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我反而觉得安全了。

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我们以为自己学习了很多知识,以为现代科技会统领一切。其实对这个世界了解还是一知半解,高科技也有错误的环节。我们做事总是按照计划进行,所谓有备无患,那必定是在一个你自己设计好的“安全茧”里。可是,有时候因为平凡,因为是为大多数碌碌无为中的一分子,因为感到人生的迷茫,你就会想跳出自己的这个“茧”,让自己坚强一回,探索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外面的世界太无奈”。也许有人探索了一下又缩回自己的安全地,也许有人狠狠心就此走了出去。

我想,当我行动的时候,我就是坚强的,不甘平凡的,给我的2023年添上注脚:欢欣的,流泪的,感动的,害怕的,震撼的,一路繁花,一路少年!

时至2012年深秋,当三哥得知我在周庄古镇租了个小院之后,迅即萌动了将他的数百件“文物宝贝”移到小院展陈的想法,甚至还咨询了运输的单位和办法。鉴于手足胞兄之求,我答应了,并开始设想具体落实……正当我还在装修小院之际,却传来了三哥猝然离世的噩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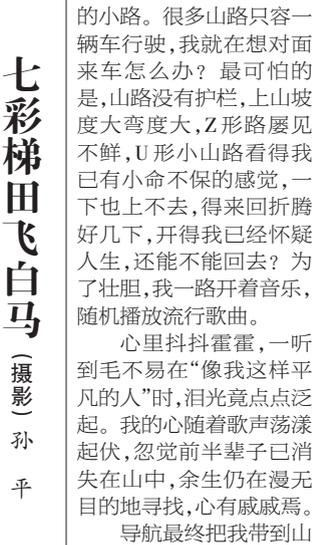
当年历翻过2023年,进入2024年,倘若回首,朋友们都会说:“去年看到你,一直在外面旅游的路上,开心啊!”被工作、生活拖累的人们,总会有一丝羡慕的口气,有一种“我想出去散散心”的憧憬。

生活都是每个人自己选择的,有所得也必有所舍。我经常独自一人任在外,进行了一场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是需要具备一颗坚强又坚定的内心。

个人自驾有时候很快乐,比如我在齐齐哈尔南站租了一天的车开往扎龙自然保护区看成群的丹顶鹤在大片的湿地上徜徉、飞翔,回程途中车入音乐大道,自动播放着歌曲,经过无人车的乡间道路,两旁树木哗哗地过,蓝天白云作背景,一种无名的自由感令我情不自禁地开嗓高歌,仿佛放飞到了世界的彼岸。

也有惊恐万分时。比如在重庆东南的黔江,亲眼去目睹658米长的濯水风雨廊桥,拍摄了白天和夜晚两种不同时光的景色。心满意足,第二天准备去官渡峡看一看。用不同的方式查了几次路线,高德地图这里显示的都是同一个导航,认为确定无误了,就跟着导航走了。

车开到一半路程,就有点奇怪了:我被带到一段正在修路的国道,这几乎不能算是路了,到处坑坑洼洼,泥浆四溅,而我租的车不是SUV,底盘很低,怕弄坏车,一路速度极慢,到了上坡才加点油门。好不容易出了烂路,结果高德带我拐进了



七彩梯田飞白马(摄影)孙平

了向山上爬行的狭窄崎岖的小路。很多山路只容一辆车行驶,我就在想对面来车怎么办?最可怕的是,山路没有护栏,上山坡度大弯度大,Z形路屡见不鲜,U形小山路看得我已小命不保的感觉,一下也上不去,得来回折腾好几下,开得我怀疑人生,还能不能回去?为了壮胆,我一路开着音乐,随机播放流行歌曲。

心里抖抖霍霍,一听到毛不易在“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时,泪光点点泛起。我的心随着歌声荡漾起伏,忽觉前半辈子已消失在山中,余生仍在漫无目的地寻找,心有戚戚焉。导航最终把我带到山顶一个农家,低矮的茅草

小屋,屋前屋后种满了绿油油的蔬菜,吵狗四处乱叫,几个围坐喝茶的老人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我反而觉得安全了。

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我们以为自己学习了很多知识,以为现代科技会统领一切。其实对这个世界了解还是一知半解,高科技也有错误的环节。我们做事总是按照计划进行,所谓有备无患,那必定是在一个你自己设计好的“安全茧”里。可是,有时候因为平凡,因为是为大多数碌碌无为中的一分子,因为感到人生的迷茫,你就会想跳出自己的这个“茧”,让自己坚强一回,探索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外面的世界太无奈”。也许有人探索了一下又缩回自己的安全地,也许有人狠狠心就此走了出去。

我想,当我行动的时候,我就是坚强的,不甘平凡的,给我的2023年添上注脚:欢欣的,流泪的,感动的,害怕的,震撼的,一路繁花,一路少年!

时至2012年深秋,当三哥得知我在周庄古镇租了个小院之后,迅即萌动了将他的数百件“文物宝贝”移到小院展陈的想法,甚至还咨询了运输的单位和办法。鉴于手足胞兄之求,我答应了,并开始设想具体落实……正当我还在装修小院之际,却传来了三哥猝然离世的噩耗。

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

家 伶

旅游



朴树(外一篇)

魏鸣放

石头

它们是,竖着、横着、斜着。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亿万年。那是青石、麻石,还是花岗岩石?这不重要。上面有字,还是无字?这也不重要。凡是石头,就是石碑。